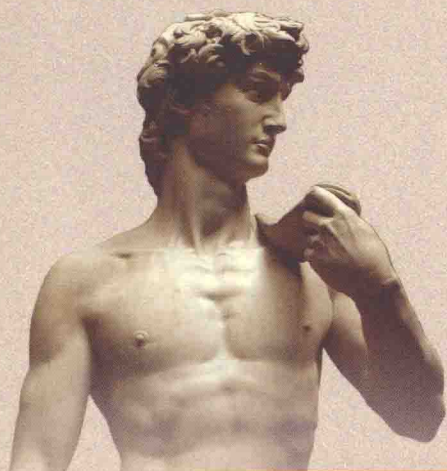




身体的神秘

——20世纪法国哲学论丛

Le Mystère du Corps:

Une Collec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杨大春/著

 人民出版社



身体的神秘

——20世纪法国哲学论丛

Le Mystère du Corps:

Une Collection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au XX^e Siècle.

杨大春/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喻 阳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的神秘——20 世纪法国哲学论丛/杨大春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1-012447-6

I. ①身… II. ①杨… III. ①哲学—研究—法国—20 世纪

IV. ①B5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8185 号



身体的神秘

SHENTI DE SHENMI

——20 世纪法国哲学论丛

杨大春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60 千字

ISBN 978-7-01-012447-6 定价: 4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身体问题是 20 世纪哲学的最主要的论题之一(断然地省略这个“之一”也未尝不可),这尤其在 20 世纪法国哲学中体现出来。20 世纪法国哲学可以被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而身体问题在各个阶段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阶段是以布伦茨威格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新观念主义、新批判主义)和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相互竞争、各领风骚的时代。布伦茨威格延续了笛卡尔和康德等人力主的先验观念主义传统,其心身二分的“我思”哲学倾向抹杀了身体应有的地位;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拓展了 19 世纪法国精神主义传统对“我能”的强调,它代表着法国哲学的未来方向,已经孕育了有关身体主体的思想;马塞尔在这个时期的工作大体上倾向于柏格森主义,对新康德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观念主义持批判的立场,以“我是我的身体”否定了笛卡尔的“我有一个身体”的客观主义立场。在这一阶段,纯粹意识哲学与身体主体哲学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原先完全沉没于纯粹观念之中的身体逐步展示其物质性的存在,或者说开始形成物质性和观念性的结合,并因此体现为精神性。

第二阶段是以萨特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实存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 3H 时代,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这个时代产生了绝对性的影响。通过批判新康德主义,借助于德国 3H 的学术资源以及来自法国本土的自比朗至柏格森的精神主义灵感,萨特部分地、梅洛-庞蒂完整地开启了身体主体理论。这个时期的许多重要哲学家都把身体及其实存视为首要的主题,而身体既不是在认识活动中被构造的客体,也不是完全自在的物质性的存在,而是体现为身心统一的“第三维度”,真正实现了物质性和观念性的完美结合。作为现象学法兰西阶段的最重要形式,法国

身体现象学既是对胡塞尔意识哲学的突破,同时也是对海德格尔思想中暗含的身体哲学倾向的不同程度的展开。

第三阶段是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起支配作用的 3M 时代,身体问题在彻底瓦解意识哲学的诉求中得以进一步推进。无论是对于空前活跃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来说,还是就依然顽强坚守的那些现象学家而言,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进一步地确立身体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当然,对于现象学家和结构-后结构主义者而言,身体已经具有了几乎完全不同的意义。尽管现象学家列维纳斯、利科和亨利更加突出了身体的自身物质性维度,淡化了观念性或精神性的方面,但他们大体上还是在维护作为身心统一体的身体。而对于结构-后结构主义者而言,主体的终结导致的是身体的极度物质化,身体的精神维度消失了,于是出现了德勒兹和利奥塔所说的“非人”的诞生。总之,在这一阶段,身体开始摆脱观念性或精神性的萦绕,逐步以其自身物质性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四阶段是由后结构主义的延续与现象学的复兴构成的多元共生的综合时代。尽管现象学家亨利的“物质现象学”依然强调身心统一,但借用这一概念来表达世纪末的物质哲学倾向或许更为合适。这是一个泛身体哲学的时代,也就是说,不管是对于大陆哲学的现象学哲学和结构-后结构主义哲学而言,还是对于英美的心智哲学来说,身体都完全被纳入了具有自身物质性的物质世界中。事物不再以客体的方式向作为无性(nothingness)的意识显现,而是以物性(thingness)的方式彼此作用,互为铜镜。身体已经丧失了它的无性,完全以物性的方式呈现。总之,不管是对于大陆哲学的文化唯物主义还是对于英美哲学的自然唯物主义(物理主义、自然主义)而言,身体都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先于主、客二分的自足存在。

本书包含四个部分,由作者新千年以来的 23 篇代表性论文构成。在这些论文中,绝大部分以身体问题为第一主题;个别论文虽然不以身体问题为第一主题,但至少允许把身体或身体经验视为其关键词之一;也有个别论文只是暗含了身体哲学倾向,之所以选入它们,是为了更全面地展示身体问题在 20 世纪法国哲学、甚至在整个 20 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萨特、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利科、德勒兹等人对身体问题多有

论述,但作者在这些方面没有写过专题论文。好在作者在不少论文中对他们的相关看法都有所涉及,因此还不至于因为完全忽视他们而影响我们对当代法国身体哲学之全貌的把握。

第一部分“从意识哲学到身体哲学”包含5篇论文,它们既为读者展示了身体哲学出场或身体造反的宏大背景,也涉及了这种哲学范式变化的具体情形。身体问题是主体形而上学(纯粹意识哲学)解体的最主要的力量,它与语言、他者两个重要主题的关系获得了清楚的揭示。这些论文重点探讨了身体哲学对于意识哲学的突破,勾勒了身体从被祛魅到返魅的历程,这在哲学地“看”和艺术地“看”的演进中都得以体现。这里既涉及现象学与早期现代哲学的关系,也展示了法德现象学之间的张力。

第二部分“身体哲学:身体主体与周围世界”包含6篇论文,其中收录了作者研究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和亨利的身体现象学的相关论文共5篇。这两位哲学家是最为典型的身体哲学家,他们的相关思想突出了身体的主体地位,表明身体完全摆脱了纯粹观念性的约束。在他们那里,身体乃是意义的核心,典型地代表了身心的统一。他们都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进行了身体哲学的发挥,这种倾向也都得益于来自比朗和柏格森等人的精神主义传统。对于这两位身体现象学家而言,不仅要在本己身体的意义上维护身体主体的核心地位,而且这种神秘的身心统一关系也能够在文化和自然领域中体现出来。当然,在他们之间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按照亨利的说法就是,梅洛-庞蒂过于追求外在,而他本人强烈要求回归内在。本部分的另一篇论文既体现了法国现象学的内部分歧,又展示了现象学与结构主义的复杂关系,涉及波伏瓦、梅洛-庞蒂和列维-斯特劳斯三种不同道德立场的身体基础。

第三部分“身体哲学:物质性身体与绝对他性”包含7篇论文,主要涉及两位强调绝对他性的哲学家列维纳斯和福柯有关身体问题的思想。对于他们来说,具有自身物质性的身体乃是与绝对他者的关系之基础。当然,列维纳斯以好客的姿态、形而上学欲求的立场开启了“为他人的人道主义”,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心与身的统一;而福柯否定现代性进程中针对身体的精神化或观念化策略,在维护他者的自身性或物质性存在

的同时,对于身体经验或本己身体坚持一种强烈的唯物主义姿态。从总体上看,列维纳斯和福柯的思想表明,在“终结”盛行的 3M 时代,主体并没有消失,而是以被动性和超越性的方式展示出来,身体恰恰是这种被动性和超越性的体现。

第四部分“从身体哲学到泛身体哲学”由 5 篇论文构成,在清理身体问题的现代性谱系及其后现代变迁的基础上,旨在突出有关身体的提问法(*problématique du corps*)不仅在 20 世纪末期以来的法国哲学中,而且在这个时期的整个西方哲学中都具有泛化的倾向。身体已经被纳入了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中:在英美哲学的科学之思中,意识哲学被各种形式的自然唯物主义所取代;而在大陆哲学的诗意之思中,意识哲学尤其让位于各种形式的文化唯物主义;伴随这些唯物主义形式而来的问题是:人的价值何在?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这导致的是生命唯物主义的伦理之思。这其实意味着关于人的命运(我的命运、他人的命运)的再思考。突出经验,坚守身体现象学的立场或许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本书虽然是由一系列独立的论文构成的,但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始终围绕身体的祛魅、返魅与再祛魅展开。在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早期现代哲学中,理性主义坚持纯洁性的要求,把身体以及外部世界都纳入了机械的秩序中,观念之间的清楚分明的联系否定了身体以及自然的神秘或自足地位;后期现代哲学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纯粹观念性,把身体视为身心统一体,为我们展示了本己身体的物质性维度,突出了身体的神秘性;但在后现代哲学中,身体的物质性维度获得了空前的强化,赤裸裸的物质性身体及其与他人和事物之间的能量关系完全否定了精神性或精神的意义。不管是文化唯物主义还是自然唯物主义都意味着价值尺度或精神维度的幻灭。各种形式的现象学都始终坚持批判唯科学主义的立场,而结构-后结构主义和心智哲学则极力维护科学主义。在人类完全陷入物质化困境的情形下,现象学家,尤其是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又保持适度距离的身体现象学家或许是人类尊严的最后守护者。海德格尔说尼采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德里达本人其实与形而上学也还是藕断丝连。在我看来,典型地代表了身心统一倾向的梅洛-庞蒂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

身体问题并不只是西方哲人关心的问题,更不只是当代西方哲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哲人早已经赋予它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对身体的关注是多方面的,也是非常精深奥妙的,但尤其赋予身体某种道德的、政治的意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身体实际上被观念化了。然而,时过境迁,在短短 20 年间,有关身体的提问法在当今中国学术界不可思议地被完全改变了,身体已经不再披上观念和道德的外衣,因为国人已经习惯于裸身出场了。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文学界一度流行身体写作;艺术界有意无意制造裸照风波;有些媒体更是把娱乐节目做成了“大卖场”;这一切配合着物欲的极度横流,让人觉得我们已经迈入了比西方人更后现代的境地。我们的“心”是用来算计的;我们的“身”是用来展示和交易的,我们的文化完全服从于消费社会的原则。

尽管我们不会要求回到心灵深处革命,并因此在培养无产阶级方面绝对领先于全世界的那个纯粹精神的年代,但也绝对不愿生活在一个只见“钱”“物”“肉”、不见“文”“人”“心”的时代。当专家学者完全以“知”为本的时候,当影视明星热衷献“身”艺术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一切为媒体所极力渲染、以至于批评也意味着增加知名度或越臭越香的时候,或许应该是好好考虑一下最基本的问题——心身关系问题的时候了。国内文学艺术(批评)界对有关身体的理论一向兴趣浓烈,哲学界也以各种方式推动身体哲学的出场。单就哲学界而言,张再林、陈立胜等人倾力尝试对中国传统哲学做身体维度的读解,张祥龙、王庆节、张曙光、李河等人也从某些独特的角度为此做出努力,更有许多年轻学人热心于此等事业。他们或多或少受到著名的美籍华裔哲学家杜维明先生的影响,并在他的感召下齐“心”从中国哲学中找寻具有普世价值的“身”“体”资源。在我看来,无论立足于“中”还是“西”,最终都不外乎围绕人的“身”“体”来重新理解人之为人的根本。我们既不再或道德或宗教地把人视为超然的存在,也不应该完全被物质的自然进程牵着鼻子走,而主张身心统一并因此强化处境意识的身体现象学立场或许是解决许多问题的一种典型的参照。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从意识哲学到身体哲学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 20 世纪法国哲学看	3
何种看,看什么——现象学与“光的暴力”	22
艺术直观与形而上学——从意识现象学视域到身体现象学视域	36
身体的神秘:法国现象学的一个独特维度	54
意识哲学解体的身体间性之维——梅洛-庞蒂对胡塞尔他人 意识问题的创造性读解与展开	61

第二部分 身体哲学:身体主体与周围世界

从实存到存在——梅洛-庞蒂在胡塞尔引导下的现象学之旅	79
从“形象整体”到“世界之肉”——梅洛-庞蒂对柏格森自然观的 创造性读解与借鉴	92
梅洛-庞蒂对时代政治的哲学反思	104
肉身化主体与主观的身体——米歇尔·亨利与身体现象学	119
文化与生命——米歇尔·亨利与科学批判的物质现象学之维	134

他人与道德意识	147
---------------	-----

第三部分 身体哲学:物质性身体与绝对他性

列维纳斯或主体性的失落、延续与转换	163
从“为己的人道主义”到“为他的人道主义”	180
堕落还是拯救——列维纳斯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现象学分析	206
身体经验与自我关怀——米歇尔·福柯的实存哲学研究	221
现代性与他者的命运——福柯对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批判分析	235
别一种主体——论福柯晚期思想的旨意	249
反思的现代性与技术理性的解构——海德格尔和福柯论现代技术 问题	262

第四部分 从身体哲学到泛身体哲学

从法国哲学看身体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命运	277
从身体现象学到泛身体哲学	293
他者与他性——一个问题的谱系	305
意识哲学的终结与唯物主义的时代	320
知识·话语·经验	337
参考书目	348
后 语	356

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 从 20 世纪法国哲学看

从早期现代哲学到后期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哲学的过渡，就身体问题而言，存在着由心身二分的观念性身体到身心统一的精神性身体再到一元结构中的物质性身体的演化；就语言而言，存在着由透明的理想语言向半透明的生活语言再向完全不透明的自足语言的变迁；而就他者而言，存在的是从否定他性到相对他性再到绝对他性的过渡。这些或者渐近或者突变的趋势在扩大“主体”外延和广度的同时，逐步掏空了早期现代哲学的“主体”之内涵和深度，导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最终解体。

一、外在、内在与此在

西方哲学经历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外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内在形而上学和实存论意义上的此在形而上学三大阶段。这一提法始终围绕着人这一范畴展开，它暗含的一个基本假定是：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人的学说，体现的是人的形而上之维，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具有不同的形而上学指向。外在形而上学关注的是超越性，围绕对象意识来探讨外在于人的物质对象或精神对象，其目标是为人及其实存找寻外在的根据。这种超越性具有相对超越性和绝对超越性两种形式。在希腊哲学中，不管是朴素的物质本原，还是理念之类精神本原，均为相对的超越对象。我们可以说它们分别表现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某种延伸，也可以说它们分别体现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最后根据。希腊哲学并非不关注人的命运：人是小宇宙，其命运与更为广袤的或物质或精神的宇宙相关联。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神更无疑义地属于超越的领域，而且具有绝对超越的性

质。然而,这种超越性也并非与人毫无关联,这是因为,如同费尔巴哈所说的,神是人的本性的异化,也因此可以说是人的本性的绝对化;而按照克尔凯戈尔的说法,人虽然不是绝对,但必须与绝对处于一种绝对关系之中,也因此必须在绝对中找寻自己的最后根据。在各种以相对超越性或绝对超越性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中,人无疑受到了掩饰或遮蔽。换言之,在这些古老的哲学体系中不存在主体的自觉,也因此还没有形成关于主体的形而上学之思。

内在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内向性,围绕自我意识内向地追问人自身的本性和秘密,其目标是为入及其实存确定内在的根据。自我意识有经验的自我意识(主要指内感)、先验的自我意识与绝对自我意识三种形式,它们分别在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体现出来。早期现代哲学表现为各种以人为中心的学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主体形而上学形式。它们虽然名为认识论,但明显较少关注对象的性质,甚至很少关心认识者与认识对象的关系,更多地围绕着认识者的性质来展开。或在这一时期,所谓的人就是福柯提到的“被认识的认识者”、“被观察的观察者”。哲学家们因此提出了“人所能知者为何”、“人所应为者为何”、“人所能期待者为何”、简而言之“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形成了“人类理智研究”、“人类理智新论”、“人性论”、“伦理学”、“精神现象学”这样一些“学问”;并且最终得出了“人是目的”这样的答案。我们应该撇开经验和理性、经验主体和先验主体之间的表面分歧;应该看到先验主体无疑占有优势,最终表现为以内在的理性法庭裁定一切。斯宾诺莎说:“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①问题是,早期现代哲学最终说来都停留在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中,事物的次序和联系被悬置一边。这种主体形而上学也因此是一种意识哲学、观念论。

对于古代哲学与早期现代哲学的不同形而上学取向,其内涵与外延均容易把握。至于第三阶段,情形则非常复杂,在诸如“哲学终结了”、“拒斥形而上学”之类喧嚷中,依然维护某种形式的形而上学似乎不合时宜,但用“反形而上学”来概括 20 世纪哲学确实也很不恰当,况且还要考

^①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49 页。

虑到所谓的后期现代哲学向后现代哲学的转向。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中有比较明显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但在人文哲学领域内,大体上是对形而上学进行各种各样的“解释”与“解构”,可以放在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名下,出发点不是置形而上学于死地,而是要重新清理形而上学的谱系,发掘其更为丰富的内涵,从而始终与形而上学藕断丝连。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还原、解构和构造为其环节,为我们展示了形而上学的丰富内涵,尤其揭示了主体形而上学的秘密。从“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之类话题来看,海德格尔确乎在告别形而上学;而从他认定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究竟为什么存在者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①来看,他的思想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说尼采是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但德里达把这顶帽子给了他,看来并非偶然。德里达本人是不是远离了形而上学呢?至少从《哲学的边缘》看,我们把形而上学这顶帽子还给他也没有什么大错。他不赞成一切形式的 antism (反……主义)^②,也因此不会“反”形而上学,其解构思维与传统形而上学依然有着牵连。按照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看法:“解构主义既非虚无主义,亦非形而上学,而只不过是作为阐释的阐释而已,即通过细读文本来理清虚无主义中形而上学的内涵,以及形而上学中虚无主义的内涵。”^③德里达至少还停留在“哲学的边缘”或者说“形而上学的边缘”。

但是,无论如何,20 世纪哲学的确在消解形而上学,至少是在消解某些类型的形而上学。当我们再用“形而上学”这样一个词汇的时候,不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按康德的意思,形而上学分别涉及的是对象意识之全体、自我意识的全体和两者综合统一的全体,并因此分别构成了所谓的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先验神学三种形而上学类型。它们在康德之前的各个时代均有表现,但不同时代以其中之一为其核心样式。希腊哲学大体上与理性宇宙论联系在一起,中世纪哲学与先验神学密不可分,而早期现代哲学可以说受到理性心理学的支配。各种传统的形而上学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3 页。

②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 vii.

③ 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7 页。

类型似乎都已经获得了充分展示,也因此没有为 20 世纪哲学留下一块处女地。于是,那个时代的哲人面临的处境是:要么全盘抛弃传统,要么选择其中之一,要么重新改造它们。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自身历史意识。事实上,哲学意义上的 20 世纪是一个调和折中的世纪,世界、心灵、神通过变形,通过含混地融合,构成为新的形而上学主题。按照我们的看法,20 世纪哲学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此在形而上学。

此在形而上学关注的是实存性,围绕时间意识来描述人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中的处境,其目标是为人及其实存显现当下的根据。在后期现代哲学范畴中,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萨特的人的实在概念、梅洛-庞蒂的肉身化主体概念体现的都是世界、心灵和神三者的融通与变形。这几个概念实际上都可以归于此在概念之下。它体现为外在和内在的统一,客体和主体的统一,体现为“道”真正变成“肉身”:它们把人锁定在周围世界、生活世界之中。于是早期现代的内在形而上学让位于后期现代的此在形而上学。在这一时期,此在意味着精神的外在化,虽然有否定观念论和精神论的倾向,但依然保留了精神性因素的核心地位。当然,精神不再是实体意义上的东西,它与人的活动(身体、话语、交往)联系在一起。此在形而上学因此揭示的是“心灵”的“物质化”。按照德里达的说法,海德格尔的“此在”虽然不是人,然而又非人之外的什么。^①我们用这一概念,既可以表明后期现代哲学与传统主体形而上学的断裂,又可以见出它们之间的某种牵连:哲学无法撇开人,但 20 世纪哲学不再关心纯粹意识主体、超越的绝对主体,而是现身于某一处境中的主体。

萨特哲学的大框架是自在与自为对立,但关于“人的实在”的具体描述则试图将两者统一起来。当然,他承认两者的完全统一不可能获得实现,因为人非自在自为的神。这实际上是一种处境意识、此在意识。当然,萨特的总体思想、尤其是其自为概念还有纯化意识的倾向,而梅洛-庞蒂明确地将纯粹意识主体限定为情景中的主体或者说肉身化主

① Derrida. *Marges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 151.

体,可以说用一种“介入意识”取代了萨特的超然的“见证意识”。^① 我们尤其要强调梅洛-庞蒂哲学的此在意识。他的出发点是胡塞尔的晚期哲学,他甚至也在胡塞尔早期哲学中寻找那些强调先验与经验结合、心理与逻辑交融、永恒与历史合拍之处。梅洛-庞蒂后期哲学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即使那种强调回到存在论的必要性、那些具有更为明显的形而上学特征的努力也依然是《知觉现象学》的延伸。这里指的实际上是没有能够完稿的《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作出的许多新的尝试。为该书做准备的《工作笔记》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通过延伸我关于胡塞尔的文章(指《哲学家及其阴影》——引者)来描述原始存在。但是,只要我们不根除‘客观哲学’(胡塞尔),对于这个世界和这一存在的揭示就停留为一纸空文。”^②这段话明确要求强化人的处境意识,要求根除早期现代哲学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根除主体形而上学,要求我们以知觉的方式而不是客观的科学方式来探寻人与世界的关系。

后期现代哲学家如此,后现代范畴内的哲学家大体上亦然。20 世纪哲学基本上可以归于现象主义之列,但这种情形在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单就后者而言,这意味着现象学在欧洲大陆一统天下,法国哲学最为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实存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后结构主义都可以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找到其方法论之源泉,也都在海德格尔的学说中获得了灵感。它们大体上认同的是胡塞尔后期和海德格尔的路子,因此基本上可以归结到此在形而上学之列。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属于后期现代哲学的现象学心-身实存主义与属于后现代哲学的结构-后结构主义对立起来,它们实际上表现为现象学阵营内的不同立场,体现为描述生活世界或者说文化世界的不同努力。按照德里达的意思,当代法国哲学中的现象学的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源自于不同的哲学家对于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 3H 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不同读解。前者因为其人类学指向、人道主义指向,形而上

① .De Waelhens.《Une Philosophie de l'Ambiguïté》, dans Merleau-Ponty. *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Paris: PUF, 1990, p. xi.

② Merleau-Ponty. *Le Visible et l'Invisible; Suivi de Notes de Travail*.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1997, p. 219.